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 第六十回 龍標巧遇柏佳人 烈女怒打沈公子

話說那沈廷芳同錦上天，帶了十數個家人住寺裏正走，卻遇見那個小和尚前來迎接，錦上天一把扯住小和尚道：“你們寺裏樓上雪亭裏看龍舟的那個女子是誰？”小和尚叫道：“老爺，你看錯了！那是我寺裏的一位少年客官，並沒有甚麼女子。”錦上天道：“明明是個女子的模樣，怎說是沒有？”小和尚答道：“那個客官生得年少俊俏，又沒有戴帽子，故此像個女子，老爺一時看錯了。”沈廷芳叫道：“胡說！想是你寺裏窩藏娼家婦女，故意這等說法麼？”小和尚嚇得戰戰兢兢，雙膝跪下，說道：“老爺若是不信，請看來，便知分曉。”錦上天道：“我且問你，這客人姓名甚誰，那裏人氏？”小和尚道：“姓柏，是淮安人氏，名字卻忘記了。”沈廷芳想道：“淮安姓柏的，莫不是長安都察柏文連的本家麼？”錦上天道：“老爺何不會會他就明白了，柏文連也是太師的人。有何不可！”沈廷芳道：“說得是。”便叫小和尚引路，同錦上天竟到玉霜客堂裏來。幸喜那小和尚走到樓門口叫道：“柏相公，有客到來。”玉霜大驚，暗想道：“此地有誰人認得我來？”忙忙起身更衣，戴了方巾。那沈廷芳同錦上天假托殷勤，上前施禮，說道：“柏兄請了。”柏玉霜忙忙答禮，分賓主坐下。早有那方丈老和尚知道沈公子到了，忙忙令人取了茶果，拿了一壺上色的名茶，上樓來見禮陪話，也在那廂坐下。柏玉霜細看沈公子同錦上天二人，並不認得，心中疑惑，便對錦上天說道：“不知二位尊兄尊姓大名，如何認得小弟？不知在那裏會過的，敢請指教！”錦上天說道：“在下姓錦名上天。這一位姓沈名廷芳，就是當今首相沈太師的公子，江南總督沈大人的令弟。”柏玉霜聽了，忙忙起身行禮道：“原來是沈公子，失敬，失敬！”沈廷芳道：“豈敢，豈敢。聞知柏兄也是淮安人氏，不知長安都堂柏文連先大人可是貴族？”柏玉霜見問著他的父親，吃了一驚，又不敢明言是他父親，祇得含糊答道：“那是家叔。”廷芳大喜道：“如此講來，我們是世交了。令叔回家父相好，我今日又忝在柏兄教下，可喜，可喜！請問柏兄為何在此，倒不往令叔那裏走走？”柏玉霜借此發話道：“小弟原要去投家叔，祇為路途遙遠，不知家叔今在何處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柏兄原來不知，令叔如今現任按察長安一品都堂之職，與家父不時相見，連小弟忝在教下，也會過令叔大人的。”柏玉霜心中暗想道：“今日纔訪知爹爹的消息，不若將計就計，同他一路進京投奔爹爹，也省得多少事。”便說道：“原來公子認得家叔，如此甚妙！小弟正要去投奔家叔，要上長安去，求公子指引指引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如不嫌棄，明日就同小弟一船同去，有何不可！”柏玉霜道：“怎好打擾公子？”沈廷芳道：“既是相好，這有何妨！”錦上天在旁撮合道：“我們大爺最愛朋友的，明日我來奉約便了。”柏玉霜道：“豈敢，豈敢。”金山寺的老和尚在旁說道：“既蒙沈公子的盛意，柏相公就一同前往甚好；況乎這條路上甚是荒險，你二人也難走的。”柏玉霜道：“祇是攪擾不當。”

當下三個人吃了和尚的茶，又談了片刻。沈廷芳同錦上天告辭起身，說道：“明日再來奉約便了。”柏玉霜同和尚送他二人出山門，一拱而別。柏玉霜回到房中，和尚收去了茶果盒。秋紅掩上了房門，問柏玉霜說道：“小姐，你好不留神！沈賊害了羅府滿門，是我們家的讎敵，小姐為何同他一路進京？倘被他識破機關。如何是好？況且男女同船，多少不便，還是你我二人打扮前往，一路去倒還穩便些。”柏玉霜道：“我豈不知此理，但此去路途千里，盜賊甚多，十分難走。往日瓜州鎮上、儀征江口，若不是遇著洪惠與王宸，都是舊日相熟之人，久已死了。我如今就將計就計，且與他同行，祇要他引我進京，速去見了我爹爹的面就好說了。自古道：‘怪人須在腹，相見又何妨！’就是一路行程，祇要自家謹慎，有何不可？”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秋紅道：“雖然如此講法，也須小心謹防。”柏玉霜道：“我們見機而行便了。”

不言主僕二人在寺中計較。且言沈廷芳同錦上天出了金山寺，早見那鎮江府的兩個內使，走得兩汗長流。見了沈廷芳，雙膝跪下道：“家爺備了中膳，請大少爺坐席，原來少爺在這裏玩呢！列位大人立候少爺，請少爺快去。”沈廷芳道：“知道了。”遂同錦上天上了小船，撐到大船旁邊，早有水手搭跳板，撐著手，扶了沈廷芳同錦上天進去。知府同米良慌忙起身出來，出來迎接，沈廷芳進內坐下，同用中膳。

一會用過了，鎮江府吩咐左右船上奏起樂來。十隻龍船繞著大船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穿花劃水，但見五色旌旗亂繞，兩邊鑼鼓齊鳴，十分熱鬧。沈廷芳大喜，忙令家人備了幾十隻鴨子，叫兩隻小船到中間去擯。那些劃龍船的水手都是有名的，又見大人來看，都要討賞，人人施勇，個個逞能，在那青波白浪之間來往不絕，十分好看，把那沈廷芳的眼都看花了。搶完了標，吩咐家人拿出五十兩銀子，賞了龍舟上的水手。一到晚上，龍船上都點起燈來，真正是萬點紅星，照著一江碧水。又玩了一會，那知府請沈廷華、沈廷芳、米良等到衙飲宴，都攏船上岸，打道登程，一路上燈球火把，都到鎮江府署中去了。正是：

北堂夜夜人如月，南陌朝朝騎如雲。

話說沈廷芳、沈廷華、米良、錦上天等進了府中飲宴，無非是珍饈美味，不必細表。飲完了宴，時已三更，知府就留錦上天、沈廷芳、沈廷華等在府中歇宿。

且言錦上天陪沈廷芳在書房歇宿，錦上天道：“大爺，你曉得金山寺柏相公是甚麼人？”沈廷芳道：“不過是個書生。”錦上天道：“我看他好像個女子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又來了，那有女扮男裝之事？”錦上天道：“大爺，他兩耳有眼，說話低柔，一定是個女子。”沈廷芳笑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倒便宜我了。祇是要他同行纔好下手。”錦上天道：“大爺莫要驚破了他。祇要他進了長安，誘進相府就好了，路上不便聲張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明早可去約會了他，待我辭過了家兄，同他一路而行纔好。”錦上天道：“這件事在門下身上。”當下兩個奸徒商議定了。一宿已過。

次日清晨，沈廷芳即令錦上天到金山寺約會柏玉霜去了，他在府中用過早膳，向沈廷華作別起身。沈廷華道：“賢弟為何就要回去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惟恐爹爹懸望，故此就要走了。”知府說道：“定要留公子再玩一日纔去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多謝，多謝。”隨即動身。忙得鎮江府同米良、沈廷華備了無數的金銀綢緞、禮物下程，挑了十數擔，差了江船，送沈廷芳起身。那沈廷芳上了大船，來到金山寺前，吩咐道：“泊船上岸。”早有和尚接入客堂，祇見錦上天同柏玉霜迎下階來。見禮坐下，柏玉霜說道：“多蒙雅愛，怎敢相擾？”沈廷芳道：“不過是便舟一往，這有何妨？不必過謙，就請收拾起身，船已到了。”錦上天又在旁催促說道：“柏兄，你我出門的人，不要拘禮，上路要緊。”柏玉霜見他二人一片熱腸，認為好意，祇得同秋紅將行李收拾送上船去，稱了房錢與和尚，遂同沈廷芳一路動身上船來了。沈廷芳治酒款待，吩咐開船。到曉來，柏玉霜同秋紅一床歇宿，祇是和衣而睡；同沈廷芳的床頭相接，祇隔了一層艙板。那沈廷芳想著柏玉霜，不得到手。

一日酒後，人都睡了，沈廷芳慾火如焚，按不住爬起來，精赤條條的，竟往柏玉霜房裏來，意欲強姦，悄悄的來推那艙板。正在動手，不想柏玉霜大叫一聲：“有賊，有賊！”嚇得眾水手一齊點燈著火、擁進船來照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